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十七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楊澄清通侯參閱

霍文敏公文集

疏

霍 韜

修書陳言疏

修會典

臣等奉 命修大明會典各該衙門未見送到冊籍未見編纂臣等私家先將舊典各書翻閱竊見洪武

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六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賦稅何從出。國何從足。耶臣等備查天下額數。若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二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六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失額極多者。也不知何故致此。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或冊文之訛誤也。不然何故致此也。若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

十六萬。又不知何故致此也。蓋廣東無藩府撥給。疆理如舊。非荒據于寇盜。則欺隱于猾民也。由洪武迄弘治百四十耳。天下額田已減強半。再數百年。減失不知又何如也。伏望勅行戶部考求洪武初年額田原數。備查弘治十五年失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館稽纂焉。仍乞特召戶部尚書詢之曰。洪武初年。甫脫戰爭。人庶鮮少。田野多蕪。田額宜少也。乃猶墾闢八百萬頃。今奕世承平。人漸生聚。田野盡闢。田額宜多也。乃猶失額四百萬頃。總國計者若何爲心。

乎。天下有司受猾民賊利。爲之欺隱額田。蠹國害民。弊無紀極。次年造籍冊。獻田額數。盍預行法處之乎。再按天下戶口。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一百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七百一十六萬矣。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時戶口宜多而少。何也。伏願再勅戶部覈實。洪武弘治通年戶口原數。今日戶口實

數送館稽纂焉。俾司國計者知戶口日減費用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藩封。戶部題稱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矣。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一萬石。則加八十七倍矣。臣考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頃。減額者三萬頃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萬頃。此山西額數也。舉山西而推之。

天下可知也。伏願 勅行禮部。備查洪武初年各省
藩封位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行戶部備查祿米總
數初年幾何。今日幾何。覈實送館稽纂焉。俾司國計
者知賦稅日減。祿米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
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
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
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而
一千七百。增八倍矣。臣等考天下額田。初年八百萬
頃。今僅四百萬頃。夫額田賦入。則由八百萬減而四

百萬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至八萬。此亦成化以前之大畧也。弘治以後未之稽也。伏望勅下兵部備查洪武年間武職大數幾何。今日大數幾何。類爲冊帙送館稽纂焉。俾司國計者知額田減一倍軍職增四倍。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稽。臣等博考前古。若光武中興。鑒世官冗之弊。裁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適中者也。宋制文

武官二萬四千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是職員極冗。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是供億所以日乏。民日益困也。伏望 勅下吏部詳查洪武年間文職幾何。今日冗職幾何。裁革幾何。通文武職員幾何。送館稽纂焉。俾司國計者。知官愈多則國愈困。民愈病。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內臣監局官員。伏讀 皇明祖訓。置職甚詳。惟弘治年間。儒臣失考。不及纂述。致我 皇祖聖制。所以嚴內外之限。慎宮闈之防。建昭代之

規立萬世之極者。人不得知之。伏望 勅下禮部。行
司禮監。備查洪武年間各監局職掌何如。員數何如。
列聖以前。欽差事例何如。今日員數何如。送館稽
纂焉。臣等竊觀周禮內臣之職。統之天官。今監局事
例。多由禮部。若欽遵 祖訓。添修內臣職掌。請編列
禮典。亦 聖朝禮以制治之理也。若刑工二部都察
院。凡累年匠役之制。官府供需之式。四方料物之準
律令。異同之宜。我 太祖皇帝有定典在。惟弘治年
間。庸臣舞智。更爲新例。陰壞成憲多矣。伏乞 勅下

廷臣共加酌議。凡累年事例，有陰壞太祖成憲者，俱從削黜，用訂積年之謬，定天下可行之法，亦萬世太平之幸也。再按修書舊例，祇憑各部造送籍冊，是致多訛。若各衙門官各一員共事編纂，則事例原委，部官能自清理，仍得算術二人以備算數，則訛舛貨賦，按籍覆焉，可尋源察也。伏望再勅禮部行各衙門送官一員入館供事，及取算術二人專稽戶口田糧官祿訛舛之數，以供稽纂役，以道臣等乖謬之罪，以不負聖明任使，寔臣等不勝幸甚。

鹽政疏

淮鹽利弊

竊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變通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卽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

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貨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卽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饗餐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直錢千文。故灶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絞死可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餓以

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卽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

卽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恃衆往往爲劫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旣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

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

鹽價平賤則私鹽不禁

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

自止

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

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歲無定額。永

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

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

候支常行鹽也。有守候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

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

故曰存積行而常股廢

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

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卽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姦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姦奏計。或勲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遂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

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白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

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

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爲實利，則額鹽一大

然鈔已不

行何法使之貫鈔值千錢乎

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卽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

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于國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湏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

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五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卽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使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卽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如此庶可凡到委之害者。阻壞鹽法者。卽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

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欣戚。邊方腹裏。共爲腹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卽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蕩。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卽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

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卽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卽爲變。行之而寬。卽三百萬餘鹽之利。卽入姦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逃乃區區賑濟。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遼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

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姦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况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益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率而旅拒。在揚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舶。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

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劫。兇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爲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乞鹽克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柰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深。則罪惡之狀日著。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懼罪。罟

乃逃生。出不獲已。必激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獷愈甚。禍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堤。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

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記專暫。成効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長之效。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于人者不敢怠頑。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卽天下可知也。

大同事宜疏

處叛卒

臣今日寅刻奉 聖旨會同多官推舉大臣去大同賑濟併查勘各項功罪。臣對衆言曰。今日此舉關係

國體重輕、關係地方安危、有深遠之慮、不可苟且爲目前之計而已也。諸臣皆享食厚祿、及小有事變、無一人爲朝廷任其憂者、獨煩聖主勞心於上、天下萬世、其將謂何、惟臣語言蹇拙、不能盡達誠意。故在列臣工、猶有未諒臣之心者。臣謹畧陳大要、伏惟聖明采焉、儻可施行、亦地方之幸也。臣竊謂大同叛卒、頑悍之日久矣。始殺張文錦、是謂以下犯上、律皆合斬。再殺李瑾、凡共謀者不分首從、亦合斬。彼乃死罪不忌、復聚衆搶劫人財、姦人妻女、抗拒官軍、勾引

達虜殺我平民，是謂謀叛，律亦皆斬。然而在列臣工，無一人敢執正律定議其罪者，何也？蓋由儒臣素不知兵，少遇變故，卽倉皇失措，故皆爲苟且自安之計而已矣。非有能爲久遠之慮者也。以聖明全盛之兵力，不能制此叛卒，是在列臣工真無一人足倚任也。臣實耻之。臣今試陳制勝之畧，然後述處之之策。伏惟聖明采焉。今之議者曰：大同城極堅，未易攻也。臣則曰：惟是愛惜吾城，不忍攻破之耳。且因討叛卒數百人，遂破一城，豈不可惜耶？如曰必破之也，盍

用李光弼破史思明之策。穴爲地道，則堅城數十丈，可刻期陷而破之矣。議者又曰：不忍破城，則將圍困之。惟大同糧餉素稱克實，未易困也。臣則曰：困之，可指日致彼伏辜也。前日官軍攻奪關廂，城內已坐困矣。彼所幸者，時值冬月，故困未極耳。已若春夏之月，冰凍旣消，濕熱薰蒸，糞穢堆積，惡氣相染，閉城三月，人自死矣。人見亡，自相離叛，自相仇殺，城門不攻自開矣。良民自將稽首迎我矣。自古豈有孤城受圍數月不自破者哉。議者又曰：叛卒再引胡虜，我軍腹背

受敵可慮也。臣則曰。胡虜若自圖入寇。則彼爲謀必深。其氣必銳。可虞也。今叛卒誘之而來。則彼所利者。○叛卒金帛耳。得利則退。不能居久。彼謀不深。氣亦不

此論虜情甚合事机

銳。吾據險待之。堅壁勿戰。徐設伏要其歸路。胡虜可

坐困叛卒可圍不

擒也。前月官軍如移攻城之力。築一小城于大同城

可攻所以愈我力而散彼黨

之前。申令曰。凡叛卒自相擒斬出首者。與免本罪。城

中良民赤身素手出城者。不許官軍擅殺。城中官軍非叛卒黨者。赤身來歸。皆給月糧。惟叛卒出城拒敵。乃執殺之。不出城不殺也。示以久困之計。良善知有

生路不肯助逆。叛卒知計日窮。悔罪自伏矣。此趙充國困西羌之策也。胡虜雖或再來。吾軍有城可守。叛卒雖或出敵。吾則以逸待勞。坐收平定之效。不煩

聖明北顧之憂矣。此制勝之策也。今叛卒已斬首惡出獻矣。城中已相安矣。官軍已發遣矣。此策已不可復用矣。惟是遣官行勘。不知城中首惡果盡擒否也。前日彼所自殺。不知果真正首惡否也。城中隱伏。不知尚有首惡脫免否也。如將覈實真偽。奸人避罪。將爲訛言以捏衆心曰。朝廷查勘我罪。不赦我也。叛

卒危疑。又將圖變。將何如處之。此宜預定。廟謨者一也。若曰首惡真偽。俱不查究。惟查究官軍罪過。邊鎮旁觀。必竊窺曰。叛軍殺主將。殺官軍。罪俱不問。只官軍失律者。乃究問耳矣。自今巡撫總兵有不良者。我率眾殺之。據城以叛。朝廷不忍戮及平民。又將饒我。如是則邊軍效尤。皆敢犯上。紀綱之壞。不可振揅也。已。昔唐人藩鎮之亂。起于姑息。爲世永鑒。此宜預定。廟謨者二也。叛卒殺主將。其來有漸。其始也只殺參將賈鑑。若巡撫張文錦能善處焉。豈至殺身及殺

張文錦爾時卽正首惡之罪。脅從者赦之。散遣之。各復原籍。俾各相安。不生疑畏。不相屯聚。則無今日之變矣。今殺李瑾。復拒官軍。復圖叛逆。罪亦著矣。雖

聖明寬大之恩。赦不問矣。惟彼益懷疑畏。益懷反仄。益相屯結。自今主將一切寬縱之。彼益驕。驚曰。爾雖主帥。然生死之命在我手也。少繩以法。彼則奮然憤。哇然聚。又殺主將。又據城以叛。禍亂遂不可究也。今差去大臣。若宣揚。聖德曰。爾叛軍論罪俱合斬。惟人衆。盡誅之。實可憫。若復追究首惡。又致人心疑駭。

今俱寬宥不問。仍量賑給爾。俾爾各全生命。保爾妻子。惟爾罪過。其積有漸。今雖宥爾。心尚懷疑。巡撫總

兵官心亦防爾。上下交疑。是無寧日。今分遣爾散回

四州七縣。防守各邊。或退回本軍。另僉戶丁補伍。俾

寫爾惡不能行此也

爾各安生業。永無疑變。仍諭之曰。聖朝兵力。欲戮

爾。叛軍不難。惟我 皇上體 天地生生之德。不忍

殺爾。爾愚頑不省。是爾自促罪。如是則叛卒畏威懷

德。或必聽順。若再疑變。又將圖所以善處之。必叛卒

相安。邊鎮無虞。乃爲上策。 皇上同 天之度。奕世

無疆之休，端在此舉。此宜預定廟謨者三也。臣之愚策，早晨不得備言，且口談無稽，無由上達。宸聽謹述畧節，上塵聖覽，尚有未盡機宜，容臣逐漸開具，謹具奏聞。

自陳不職疏

時政闕失

臣自任詹事，及歸奔家居，以至于今，凡遇災變，必俯首思曰：我聖天子自身心及于言動，有一息不合于天者乎？無有也。自宮闈及于殿廷，臨御臣僚，有一事不合于天者乎？無有也。我聖天子之德之盛，千

古無企伍矣。然而災變屢見，何也？深思而密省之，乃知真皆臣等之罪，不可逃也。臣自閏二月蒞任，卽自省愆期，自陳一疏，述臣等不職罪狀，乞賜戒勵。庶幾仰贊聖化，以少逭罪愆。時遇聖上靜養，不敢煩瀆。淹遲至今。皇天垂戒，昭至啟切。皇祖廟災，非常之異。臣等罪狀，不可復能蔽覆。謹次第陳述。惟陛下垂察焉。臣常言曰：圖天下善治，在慎選百官。任官得人，責在吏部。故夫弊政未除，天下未治，病民致災，皆百官不職之罪也。百官怠玩，廢職不治。又吏部

不職之罪也。臣不敢備述。只陳畧節。陛下試垂察

焉。大學傳十章。平天下要道。在理財用人。然用人乃

所以理財也。理財無他道。均之而已矣。臣謹按蘇州

文敏廣南人乃為蘇州留心賦稅如此

府一州七縣。額田九萬頃。歲徵糧二百七十萬。帶耗

共稅糧三百五十萬。淮安府兩州九縣。額田十八萬

頃。歲徵糧三十六萬。較農田之廣狹。淮安加蘇州一

倍。較稅糧之徵輸。蘇州加淮安十倍矣。是稅糧之輸

納。蘇州重于淮安二十倍也。民何以堪之哉。况徭役

之繁。織造之費。郵驛之需。磚廠之價。歲派料物之徵。

皆視稅糧而加取。益焉。賦官汗吏復肆侵漁。取百姓見面銀。取糧長常例銀。所以困蘇州良民者極矣。再按松江府惟兩縣。歲輸稅糧一百二十萬。北直隸八府一十八州一百一十七縣。歲輸稅糧亦一百二十萬。以松江兩縣稅糧視一百一十七縣稅糧。重輕懸絕如此。松江農民何以堪之哉。臣嘗考蘇松二府稅糧之重。因賊虜張士誠伏誅。其將帥叛臣亦從殲滅。田皆沒官。故凡租稅之重皆官田也。今頑民埋隱官田。以爲己業。轉將瘠田。詭爲官稅。甚則詭曰水坍沙

歷田去稅存。里甲賧累，害愈不可言已。今不早圖，民病愈甚。蘇松二府軍需國儲所自出焉。民病之甚，轉而流離。國計不大可慮乎。臣嘗竊思熟籌焉。只戶部官慎選其人。南直隸巡撫官慎選其人。蘇松兩府州縣官慎選其人。既得其人矣。然後責之曰。蘇松兩府國儲所賴以供焉。不可忽也。蘇松困民轉側不安，則有深可慮者矣。戶部官撫按官府州縣有司官。獨不爲朝廷深思乎。思之深，謀之審，必有良圖以惠垂久遠。如彼委口無策可謀，是各官皆不職也。選官不

職是吏部知人不明也。臣任陪貳不能明言于陛下。進退各官責之效忠竭智。惠安元元以固國基。臣之不職之罪一也。臣謹按天下農民之病。自江而南。由糧役輕重不得適均。自淮而北。稅糧雖輕。雜役則重。夫雜役之重非其有益于國也。如其有益于國也。不得已而重。猶之可也。今州縣有司人自爲政。高下任情。輕重在手。大爲民害。臣不備述。姑自臣前月經過州邑。舉一二以例焉。臣謹按徐只有四縣。地遭水災。極爲貧瘡。臣訪查徐州雜役歲出班夫三萬八千

有奇。歲出洪夫一千五百有奇。復有淺夫、閘夫、泉夫、馬夫等役。洪夫一役銀十二兩。統而計之。洪夫之役。歲銀一萬八千有奇。其餘各役。不可究言也。已。臣過徐州。語主事陳明、張鏗、知州魏頌曰。徐州之民。僅二萬戶。雜役如此。民何以堪。應曰。徐民年年拘役。無一丁免者。雖窮切骨。僅育一犬。白隨亦歲辨役銀一兩。臣曰。嗟。民病矣。極矣。何不寬一分。民受一分之澤乎。各官乃曰。洪夫之直。歲銀十二兩。誠已過重矣。况洪夫之役。以挽糧船也。糧船自四月過洪。八月終止。年

僅四月之役。費銀十二兩。奸人厚利矣。農民實病。乃爲中制。歲議徵銀六兩。儲之于官。俟役洪夫。按月給焉。自四月至于八月。有事力勤之月也。月給銀六錢。其餘八月。逸閒之月也。月給銀三錢。只自洪夫之役。爲之恤。而減焉。徐州之民。歲減銀九千有奇。通十年計。爲減銀九萬有奇矣。又自闢夫。庖夫。各役。遞減焉。農民之惠。何可言也。臣又嘗過浙江。詢閩省糧役重輕之籍。得一牘焉。曰。糧役策。乃今吏部尚書臣汪鋐。爲浙江右布政時所裁議者。臣細閱焉。見合省丁田。

糧役先揭大綱。後列條目。年有定額。牘有定式。民有定役。官有定守。賊汗官吏雖欲低昂其手。以漁取于民。不可得也。乃曰是牘也。利民至計也。蓋進于聖明。頒于各省。俾撫按督有司。按式審酌焉。差役病民。如徐州者。豈可數計也。合督撫按嚴行查議。凡病于農民。而惠貪猾者。悉釐正焉。兩京十三省各爲一牘。先進御覽。次送吏部各衙門。俾戶工二部。可按牘以徵物料。吏部都察院巡按御史。可按牘以考知有司之廉汙。良民按牘而知其當應之役。奸民猾吏不

得高下其手。至良法也。今農民重困。皆貪汗官吏爲之厲也。貪汗不戒。由吏部風紀不振。賢者無所勉。不肖者無所懼之致也。賢不肖無所勸懼。雖有良法美意。莫之行也。臣任陪貳。不能對揚。聖化以勵賢懼不肖。貪汗病民。致干災變。臣之罪二也。臣謹按我

太祖皇帝藩封之制。蓋取之周。祿不治事。蓋取之虞。規制防範之密。則鑒漢唐宋之弊。而損益之者也。惟文武之法。至下昭王。未及百年。亦遂大壞。因其弊而揀之。聖賢所以貴大中也。我太祖之立法。迄于茲

今百六十年矣。無弊可揅。與時損益。以上合。太祖
之心。則有之矣。語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後
之序也。太祖仁覆天下。所以惠安元元者。備至矣。
然而親親其本也。今百官不仰體。太祖之心可乎。
藩邦不安。則我太祖之心不安。太祖之心不安。
則聖神陟降在帝左右。其感召變災。亦其必然
者也。臣不敢備述。姑言其槩。伏惟聖明察焉。呈
祖封建藩邦。歲有定祿。夫藩封之有祿。猶百官之有
俸也。百官一月無俸。則告飢矣。藩封一月無祿。安所

給乎。山西巡撫僉都御史王德明奏云。積欠王府祿糧一百四十七萬八千八百五十二石。山西所欠若此。則陝西河南湖廣可知也。臣聞河南湖廣之宗室。有女四十不得適人者矣。有夫婦共蓬室以居者矣。有不幸沒無棺者矣。有晨昏進膳惟一餅克飢者矣。蓋至是極矣。女男婚配。必求長史代啟奏聞。非有賄幣。卽從沈壓。若自婚配。禮官又從參曰。擅自婚配。非削職秩。則革祿米。含冤負屈。不能赴訴。必求長史代啟奏聞。非納賄幣。亦從沈壓。若徑赴訴。禮官又從參。

曰。擅自赴訴。送囚高墻。凡各宗室。若圖請封。先賂長史。次賂監局。次賂侯伯。次賂禮部吏胥。乃得早封。否則淹遲一月。卽延過一年。彼又減一年祿也。與其坐減一年之祿。孰若納賂求安且速也。往年儀賓人皆樂爲焉。今則有強之不願者矣。故凡宗室之女。皆配匪人。夫天潢之派。何爲而至于斯也。選婚則長史納賂。抱廉耻者。豈肯以利求婚。一也。成婚則宗族昆弟不任京職。二也。臣再按宗室藩封之弊。尚有宜變通者。山西晉府初封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

王至儀賓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二千三百六石。夫王府由一王至二千八百五十一位。祿米由一萬石至八十七萬石。則有司之供何爲不竭。王之賴給何爲不困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之類也。今變通之法。責在禮部。伏惟陛下召禮官講之。必有久遠之謨。以仰答聖祖。以不負陛下。若長史之不職。需索賄幣。教授紀善。之不職。輔翊無狀。致宗室之過。屢聞奏牘。上感太祖之心。召致災變。則吏部之失職也。臣任陪貳。不能贊佐。

慎任各僚。臣之罪三也。臣謹按我太宗皇帝之定

鼎于茲也。右秦隴而左滄海。負大行而衽楚越。天下形勝之會也。邊關重鎮。因山爲壁。萬年磐石之固也。惟大寧都司。徙于內地。朶顏三衛。地棄外夷。此太宗

宗神謀假之。虛名作我實用。我不費糧。我不煩兵。坐羈夷虜。藩我疆土。勝算之得者也。惟今則有不然者矣。昔也將勇兵強。胡虜畏服。恩可使懷。威可使畏。今兵將皆弱。虜無所忌。屢入侵盜。滿欲安去。彼心日驕。謀日不可測矣。昔也虜人入貢。與之段絹。皆精而美。

彼得實利。故樂入貢。圖我厚賜。如有侵盜。閉關絕貢。我以利惠之。使不侵盜。彼餌我惠。謹守約束。羈縻之策也。今則與之段絹。皆惡而敝。所得之利。不償所費。

彼含怨憤。暗包禍心矣。自古夷狄之強。皆起于北之

此古亦有

先。杞之智。但未知。知。謂。審。定。何。在。故。疑。朵。顏。諸。夷。當。東。歷。代。可。鑑。今。朵。顏。諸。夷。氣。貌。魁。岸。心。懷。叵。測。惟。夷。之。耳。

運方衰。彼自警離。無相統一之者耳。然夷虜盛衰。氣機倚伏。不可不懼。况喜峰口及各關隘。相去京都二百餘里。虜騎長驅。日半可至。中國承平。人不知兵。正德年間。胡人四騎。偶侵邊關。男婦驚奔。擁入城門。踐

踏以死。亦可駭也。切惟寇不可玩。安不可恃。今之儒臣。常無事時。動云兵爲無用。武將可逆。倉卒小變。則袖手汗顏。噤不出一語。甚則乘人之隙。攘人之功。無所不至。積漸日久。釀成大憂。臣嘗訪詢邊關地利。自真定至永平。灤州近邊之境。皆有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反以爲害。若能慎選守令。勸民農畝。開導溝洫。引納山泉。相地高低。築堤寘閘。以時畜洩。旱以灌溉。澇以洩淫。沿溝之堤。或植榆柳。可以作薪。或植棗栗。可以爲糧。戎馬遇之。可爲蔽覆。如合十里。皆爲

溝洫。則戎馬不敢跨越。是十里有湯池之險也。又漸而百里。皆爲溝洫。是又益有百里湯池之險也。此古昔明王。設險保國之要道也。民力不足。出帑藏之財。濟助成焉。亦扼險要。安中國之謨也。慎敕兵將。以戒不虞。毋生戎心。則兵部之職。伏惟陛下。召兵部講之。必有至策。選守令。開溝洫。衛邊境。坐策治安。吏部之任也。守令奉職不疲。吏部之過也。臣忝陪貳。不能贊佐。絲髮且忠誠不足。不能動物。從九卿後。無所裨補。致百僚表率之地。無可式儀。上累聖化。召致災

變臣之罪四也。有此四罪，是所宜先黜也。臣不敢自昧，亦不敢自諱，謹自縷述伏惟聖明察臣力小任重，不勝覆餗之虞，卽賜罷黜上荅。天戒下垂百僚，慎職之戒。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霍文敏集

時政附錄

七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十八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唐允諧尹季

楊澄清通侯參閱

崔文敏公文集

疏

霍 韜

論內外官銓轉資格疏

用人

臣向言內外官員遷轉資格已蒙采納，卽賜施行。天下臣工鼓舞稱快，謂大聖人之睿斷超出尋常，真萬

萬倍也。顧惟吏部尚書不能博考洪武永樂宣德年
間事例之善者，錯綜斟酌之，徒諉曰未敢輕議焉。是
致聖心雖欲盡復祖宗之舊章，百官動引近年因
襲之陋法以橫撓之也。是我陛下真有孜孜圖治
之心，臣下不能將承贊佐之也。謹以鄙誠略陳于後。
惟陛下采擇有可施行，亦愚臣一得之幸也。臣聞
吏部會議謂翰林入閣必五品以上，循至三品，卽遷
外省參政，及各部侍郎爲資格有碍，不敢擅議。吏部
所言是也。蓋循資敘進吏部之職也不拘資格量材

○二の科の能の並の行の制の其の治の振の衆の不の日の可の望の失の

器使。陛下之任也。蓋翰林入閣。太祖時原無事

例。太宗時始有編修侍讀中書舍人入閣事例。楊

榮楊士奇楊溥入閣。遂夤緣依阿。不肯外補。雖加尚

書等職。猶貪戀內閣。自後楊士奇之子。恃勢殺人。法

文敏平日稱誥三楊要是有愧之言耳

司不敢究問。宣德正統年間。五軍府衛有名無人。一

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員名。猶有作缺冒支俸糧。耗

食倉儲。循至民力匱竭。海內大亂。英宗北狩。皆楊

榮楊士奇楊溥貪戀壞事所致也。至今入閣。拘定翰

林一途。內閣職員。遂爲翰林私有。翰林官屬。遂托內

閣爲腹心。積習因循。遂成事例。故內閣外遷。誠非吏部資格所能議也。皆楊士奇輩貪戀之流弊也。伏望陛下精思。太祖所定官制。翰林學士及各殿大學士。官止五品。其防微杜漸之意。爲慮至遠。然後密察內閣諸臣。有忠實可任者。留兼師傅。或不稱職。卽調外任。其部院卿佐。有宏材偉器。可大用者。卽補內閣。勿拘一途。若不稱職。亦調外任。此則陛下延攬人材。以馭天下之大柄也。誠非吏部所能行也。臣聞吏部會議。檢討以上可牧民者。量陞參議參政。堪任提

學者處以副使僉事。臣竊謂此例最公。萬世可行。但
一時建白。制未畫一。事例草創。奸人後有改更。歲月
變遷。案牘易于沉沒。陛下之良法美意。又復廢格
不行耳。伏望再勅吏部。畫爲定制。永世遵行。仍于
部屬州邑。有司官員文學優長。器度宏遠者。亦許推
調翰林。則人皆振奮。仕優而學。真材不患其不出也。
又聞會議吏部四司。以前陞遷多在外任。亦有事務
重大。量處京職。此則吏部偏弊。自爲身謀者也。蓋文
選考功。握權過重。正宜陞調外任。以適重輕之宜。乃

云事務重大。量處京職。是何說也。久握重大之權。復有京堂之擢。不亦重愈過重乎。故臣謂吏部四司。俱

宜陞補外任。蓋將制過重之權。使有所顧忌。慮人之

議其後。不敢爲惡也。非謂吏部官屬。不稱京職也。正

德十六年。禮科右給事中熊浹。首言大禮。恭穆獻

此議亦錄詳札而東

皇帝。宜上尊號。文選司密受內閣風旨。陞熊浹河南參議。自是百官不敢議禮矣。兵科給事中史道。憤楊廷和專權謀劾之。楊廷和遣侍講葉桂章和解。史道不肯。文選司承廷和風旨。陞史道僉事。戶科給事中

陳滉出差回京，沿途極論大臣議禮之失，謀將具奏。文選司承內閣風旨，陛陳滉僉事，自是言官屈伏文選之門矣。故臣再三思議，謂重權不可久假，文選考功所以進退百官，旌別賢否，委任不可不重，久居重任，無以制之，則無所忌憚，敢于爲惡。阿附大臣，以橫忠直，其流禍之酷，使天下臣子，惟知權臣之當附，不知朝廷之當尊，皆文選考功不補外任之弊也。伏望陛下，勅行吏部，立爲定制，凡文選考功郎中，九年考滿，俱陞外任，若有宏材偉器，忠實方剛，或爲衆

論公薦或爲 陛下所知。然後特留京職。或擢翰林。或擢卿佐。不拘常格。庶吏部官屬。不敢作權臣鷹犬。陛下亦得總攬輒剛大柄。不爲奸臣所竊弄也。惟陛下能行之。非吏部所便而願行也。臣伏覩 陛下勅旨。朕以人君。深居宮禁。不知外面事情。必賴左右大臣。協力贊佐。若爲大臣的。又不能實察民情。何益治道。陛下之言及此。天下兆民之福也。臣聞實察民情。在慎用百官。欲得百官。在振作有術。臣觀正統成化年間。若馬昂爲戶部尚書。則由貢士。若寇深爲

都御史則由監生。若魏驥爲吏部尚書。若陳璉爲禮部侍郎。皆由教職。若薛瑄入閣。則由御史。若李賢入閣。則由主事。當時人材。雖片善寸長。皆無淹滯。效忠竭節者。得自策勳猷。今部院正官。非進士不授。凡監生歲貢。遂甘心自棄。雖有豪傑之材。亦局于卑官小吏。無由自振矣。不得不爲剝民自利之謀也。此獎用監生歲貢。未若祖宗之善也。進士知縣。舉人教官。猶有行取之例。故各官多砥礪廉隅。肯自立樹。惟知府知州監生知縣。職最親民。乃拘定舊格。陞擢外官。故

有奉公數年。未蒙超擢。一遭彈劾。卽考察罷職者。雖
豪杰自負。猶不能不動心矣。况中人以下者乎。亦不
得不爲剝民自利之謀也。此獎用郡邑。未若祖宗之
善也。伏願 陛下勅行都察院。凡御史出巡。責之荐

舉監生舉人。堪任翰林部屬風憲臺諫者各一員。待

正須總論其所得不。可。因。一。人。一。事。而。

吏部推用。創始行之。雖未盡得人行之久。人材由貢

○放○廉○格○

舉出者。不可勝用矣。復責之荐舉知府知州知縣堪

任南北京尹翰林臺諫寺卿府丞者各一員。待吏部
推用。創始行之。雖未盡得人行之久。人材由郡邑出

者。不。可。勝。用。矣。仍。責。兩。京。堂。上。正。官。翰。林。臺。諫。履。任。

舉人自代唐宋以來舊例也

半。年。各。于。歲。貢。舉。人。府。縣。藩。臬。荐。舉。一。人。自。代。聽。吏
部。推。用。此。則。鼓。舞。人。材。以。安。兆。姓。之。術。也。惟。陛。下
能。行。之。非。吏。部。所。能。擅。議。也。臣。嘗。伏。讀。太。祖。高。皇

帝。遣。內。使。趙。通。聘。壺。關。縣。儒。士。杜。敷。諭。畧。曰。昔。之。御
宇。內。者。無。倖。位。無。遺。賢。致。時。和。而。世。泰。今。朕。才。疎。遺
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泰。今。爾。博
學。君。子。齒。有。年。矣。符。若。到。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
可。作。爲。加。以。顯。爵。與。朕。同。遊。大。哉。太。祖。皇。帝。之。至

德也。夫自唐虞而下。聖神之君。豈有過我。太祖者。聘一儒士。猶自謂才疎。遺聖道之良宗。其謙德禮賢之心。何如也。杜敷乃草莽之臣耳。猶曰與朕同遊。其待臣下之厚。何如也。又嘗伏讀英宗皇帝遣行人聘崇仁縣處士吳與弼。勅諭畧曰。勞于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于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特遣行人曹隆。往詣所居。徵爾赴闕。至哉。英宗皇帝法祖之善也。我太祖崇獎恬退。振作士風之至德。英宗實繼述之。隱居求志。師

表後儒之實學。吳與弼實躬有之。故自英宗舉徵
賢之禮。風動天下。與我太祖下賢之典。後先同符。
由是一時人材。振奮興起。爭自濯磨。以廉耻自勵。以
禮義氣節自重。士習之美。起前振後。太祖英宗之
德。亦亘萬古而獨盛。邇年公卿大臣。俱出甲科。百司
小吏。皆出貢舉。故仕途多奔競之風。習俗寡廉耻之
節。皆人習浮詞。不崇實行之弊也。伏望陛下審詢
祖宗舊典。科貢取士。雖不偏廢。徵聘隱逸。亦特詔舉
行。亦挽頽風。以植名教之一助也。今日諸臣若曰。鴻

儒碩學。甲科網羅之矣。雖下求賢之詔。恐草莽無賢。可舉也。此李林甫之說也。天下英雄其隱伏也。豈有。限。量。敵。實。行。者。或。不。足。于。浮。詞。崇。禮。節。者。或。耻。同。于。奔。競。天。民。自。待。者。或。非。小。就。所。能。屈。也。伏。惟。陛。下。特。詔。天。下。守。臣。博。訪。隱。逸。遺。材。具。以。名。聞。然。後。遣。官。徵。聘。量。材。授。任。如。不。願。仕。亦。如。宋。儒。程。頤。所。議。建。尊。賢。堂。以。處。之。使。國。學。生。徒。以。及。百。司。有。所。矜。式。則。不。惟。人。材。振。作。士。習。返。古。我。太。祖。英。宗。之。盛。德。又。于。陛。下。愈。有。光。也。臣。嘗。伏。讀。太。祖。皇。帝。勅。諭。百。

僚曰方今所用布政司府州縣按察司官多係民間起取秀才人材孝廉各人授職到任之後略不以到任須知爲重公事不謀體統不行終日聽信小人浸潤謀取賊私酷害下民以此仁義之心淪沒殺人之計日生一旦繫獄臨刑神寬倉皇至于哀告懇切柰何虐民在先當此之際雖欲自新不可得矣如此者往往相繼而犯上累朝廷下辱鄉閭悲哀父母妻子孰曾有鑑其非而改過也哉我太祖此勅所以戒訓百官保安元元者最爲切至邇年有司貨賂公行

割削百姓，貪黷之風。至是極矣。臣嘗伏讀律令，官吏受枉法贓八十貫絞。今之有司，身冒絞刑，不知其幾矣。乃無一人縊頸都市者。贖刑緩縱之弊也。昔者舜嗣堯位，先誅四凶。在堯之朝，皆公卿之列也。舜不以刑戮公卿為嫌，何也？蓋公卿而賢，如夔如契，尊禮之宜也。非舜尊之也。奉天道以尊之也。四凶居公卿之位，而甚不肖，卽禽獸也。舜誅四凶，誅禽獸也。非誅公卿也。亦非舜誅之也。奉天道以誅之也。聖帝明王，執中立極，萬世君師之矩也。伏願 陛下法 太祖舊

章。勅戒藩臬郡縣官吏。痛革舊習。毋縱貪風。以殘百姓。往年過失且不究治。責令更新。以勅旨到日爲始。至于三年。猶不改悔。遣御史巡行。凡有司犯贓滿八十貫。知縣以下便宜處斷。知府以上。逮繫上京。縊頸都市。貪跡彰聞者。死不償責。妻子家屬。編管化外。然後人懼死刑。貪心少息。憲度可正。萬民可安也。夫外任百官。既有格外拔擢獎勵其向進之心。隱逸遺材。復有異禮聘徵。振作其廉耻之節。且敢切誨諭。俟之三年。然後行刑。則百官賊污者。萬剉其身。亦無怨。

矣。此帝王之道。太祖之法。惟陛下能行之。非臣下所敢擅議也。臣之愚陋。大略如此。皆用人圖治之一端也。若經綸天下之大經。庸濟天下之大猷。有太祖典章在。臣不敢容一辭。伏惟陛下從容審擇。或可施行。天下幸甚。

得旨該衙門着實舉行。

再辭禮部尚書陳言疏

敷陳時政

臣伏蒙聖恩。進臣禮部尚書。臣具辭。荷聖旨未允。臣仰知聖意。特重尊親之典。故于臣下特渥錫。

養之恩臣再辭是忤 聖心也。又上自宰執下及僚
吏俱已拜賜臣一人乃猶固辭是立異違衆也。則臣
亦若可以勿辭。然而臣之愚寧忤 聖心以得罪臣

子進退之節不可以不嚴。寧犯違衆之嫌甘心沽激

之誚。萬世治亂興衰之大戒不可以不審。是臣所不

文欲以讓孔進致粹美秩不受終不至貴闕特與
衆非諸公有異

敢不贅以辭也。抑或辭之于此要之于彼。或矯強一
時希異後利。是心術不臧也。豈非大奸犯大愚大奸
之罪不知避可乎。則臣亦若可以勿辭。然而大愚臣
能自信。大奸須徵諸後日。皆臣所不暇計者。惟今日

積弊不得不揅，祖宗紀綱不得不扶，瀾倒之人心，不得不正，其根極機要，未有臣下辭受不謹不審，能了辦者也。是又臣不敢不贅以辭也。臣等供職天下之人，其欲避讓孔子進之嫌，勤勤如此。知爲講禮而已，孰知天下治亂不止于講禮而足也。陛下聖心，上符堯舜之心也。陛下圖治上步

虞周之治也。然而孝其本也。君人者，未有不孝其親，能治人者也。臣人者，未有不孝其親，能事君者也。臣等往年區區建白，求伸聖孝而豈徒哉。立天下之大本也。以圖天下之盛治也。聖孝伸矣，大本立矣。

勉勉孜孜日圖至治。此其機也。乃治效未著。則臣職未修。臣職未修。而祿秩游晉。豈先事後食之謂乎。故曰。臣子進退之節。不可不嚴也。天下理亂之大機。係士夫心術。士夫崇禮讓廉耻。則天下治。爭進競得以喪廉耻。則天下不治。士夫憂國如家。則天下治。窺擇便利以倖自全。則天下不治。臣自揣才劣力弱。不堪大受矣。猶宜力崇禮讓。爲天下啟廉耻也。小人誤國。多自貪位始。故曰。理亂興衰之大戒。不可不審也。臣謹按洪武初年。天下武職二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員。

成化六年增至八萬一千三百二十員。再按錦衣衛官，洪武初年舊官二百一十一員。永樂初年，新官二百五十四員。自永樂以後迄嘉靖六年，新增一千二百六十三員。夫錦衣一衛，由永樂視洪武增官一倍矣。迄今增六七倍矣。天下武職，由成化視洪武增四倍矣。迄今不知增幾倍矣。由是推之，宗藩之增百十倍可知矣。文職雖有定額，冗員日增，亦可知矣。天下賦稅載列版圖，粒粟不能增也。惟災傷時有蠲免而已矣。冗員日增，冗食日衆，賦額有限，耗費無涯，再數

十年不知何策以善其後。在列臣工誰不慮此。終不敢建白者。知事體重大畏禍故也。臣則曰。臣人者有益于天下。雖殺其身可也。矧緘默養禍。保寵固位者乎。依阿苟賤。保生養亂。雖免其身。兒孫將勿及乎。皆爲謀不臧。上誤。陛下者也。臣今亦惟啟其機已矣。未及竟也。其主張全惟陛下根極機要。全惟文臣能自崇廉讓。始今文臣守州郡者。貪贓無忌。饒食百姓。守京職者。冒濫陞賞。無復愧辭。若翰林修書。亦以陞官。東宮日講。亦以廕子。御史紀功。亦以受賞。巡撫

兒男亦廕武職。夫文臣國家所以待之何如。乃亦冒濫至此也。何以服武臣之心哉。故曰今日積弊。不得不揀者此也。陛下將宏千百年之謨也。抑爲目前之計而止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謂圖治紀綱。始于期月。成于三年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謂積久然後道化洽也。始之期月以肇治體。持之三年以成治功。要之三十年以成治化。施爲功效之序也。尊親遂矣。聖孝伸矣。講古者帝王大孝。講太祖太宗治安天下之法。光顯

污甚矣。今日之紀綱法度。視昔年寬縱頽塌甚矣。伏
惟陛下命九卿各舉其職。期之期月。以肇治體。期
之三年。以成治功。期之三十年。以成治效。聖德神功。
古今一揆而已矣。故夫爵祿者。古之帝王所爲鼓天
下。以趨事赴功者也。惜與爲吝。過與爲濫。然吝濫均
非所以鼓舞天下也。臣等止講禮修書。而其職秩已
峻矣。再有輔陛下致太平。立千百年之安者。將何
官待之乎。故曰祖宗紀綱不可不扶也。陛下建天
下極者也。與奪抑揚。天下取中焉。人臣者立其身于

無過。然後足以策勲者也。辭受進退。風俗取儀焉。今之世。有才不稱位。猶求進不已者矣。未有安于下位而無求者也。有視權勢所在爲趨向者矣。未有特立獨行。信道不惑者也。臣力不足挽回之。忍又隨趨焉。可乎。故曰。瀾倒之人心。不可以不正也。伏望陛下宥臣違忤罪戾。憫臣愚誠。收回成命。俾臣仍以舊官供職。待修漢唐等書完日。陛下察臣果可任用。隨所驅策。不敢復辭矣。

進神箭疏

神箭

臣居家時聞松潘兵備副使胡澧之守西邊也。曾製神箭以平夷虜。蓋虜人所據之營寨。上憑險峻之山。下臨不測之淵。只一線路可通往來。故賊虜據險。則我兵不能前進。仰面攻之。彼則滾石插木。如雷如雨。我兵解嚴。彼復下山搶劫人畜。積數十年。爲西邊患。胡澧乃改造神箭。四面環攻焉。一日而五寨悉平。虜人畏服。不敢復爲邊患。臣聞前副使陳克宅云。西蕃虜人。今所畏者神箭耳。蓋夷人惟衣毡裘。中箭則人馬俱焚。營寨積聚。箭火環攻。則燎而爲燼。其製箭之

法鍊藥之妙皆秘而不傳恐奸人竊用之云臣趨召時躬詣胡澧家詢其製鍊之術得箭數十枝將傳其技于工部轉行各局如法製造用之北邊可制達虜是箭也用之平地可射三百步用之高山可射六百步若遇達虜于三百步之外先用神箭攻焉一舉而萬箭齊發雖毡裘數萬立爲灰燼猶有豨突而送死者復用佛郎機銃攻焉一舉而萬銃齊發雖戎馬數十萬立見殄滅用此二技亦禦虜之全策今聞大同叛軍猶未伏誅復引達虜擾我邊境臣竊謂叛賊據

城如釜中之魚烹戮之可指日計也。乃今尚稽天誅不可追也已。蓋用神箭數千射入城內。箭後繫以檄書諭之曰。今用兵只誅首惡數十人耳矣。其平人及各軍職有能密謀擒斬首賊者。不次陞賞。其首賊有能自相擒斬來降者。與免本罪。照常陞賞。平人被賊脅制。攻城之日。許赤身素手。伏于受降旗之下。不許亂兵妄殺。若城內平人不能出奇擒賊。攻圍日久。則亦難與再辨玉石矣。蓋製神箭數百萬。環城燒焉。一舉而萬箭齊發。俾圍城爲燼。不留種類而後已。誅叛

討逆難爲姑息也。臣將趨詣闕廷，乃進神箭式樣。俾工部製造，但恐稽日遲久，有誤大計，謹先進神箭二十枝，乞勅兵部試驗中用。差人馬上星夜馳至廣東，取胡澧家中匠人到局，着各役依式製而用之。叛賊可指日爲灰燼矣。

書

與東瀛書

計處遼變

廣東遼陽軍士之變，雖曰撫臣乖方也，細審事由，只云工役驟興也。然已停止矣，又差程幫丁不免也，亦

皇明經世編

霍文欽集

卷之四

計處遼變

去

平露堂

已改正矣。查馬軍田也。亦已給軍矣。雖云每軍栽樹二株。所費亦復幾何。每軍歛銀一分。所取亦復幾何。所云呂都御史具本奏各軍罪狀。則遼陽人懼罪可也。廣寧何罪。乃亦懼耶。若曰奏減軍糧一半。則訛言虛誕。激愚軍者也。必有奸人鼓扇搖惑。致士卒紛起而怨而怒。舉鎮軍皆變。然後彼奸可逞。而大得志也。實考遼東屯田原額糧六十萬。近年僅存二十五萬。則三十五萬之糧之田。皆入勢家奸人之橐。可知也。今又僅存十九萬有奇。餘五萬皆捏稱無田。虛糧逼。

軍士代賦。則五萬之糧之田。又入勢家奸人之橐。可知也。今將查窵前田。則奸人必懼。不查前田。則額糧日耗。軍士于何仰給焉。且勢家侵隱屯田之利。乃逼貧軍賤糧爲政失平。孰大于是。呂都御史行事雖不可逆知。必其蒞任之始。卽察行合屬。稽查屯田。左右用事之人。承望風旨。或發欺隱之跡。或陳清查之策。奸人承機扇動。曰養馬軍田。舊例給軍永業者也。今亦勘丈。隨屯田納糧矣。由是馬軍皆懼。乞免勘丈。乞請不得。遂羣呼爲變。奸人懼發露屯田奸弊也。故片

詞不及屯田勘丈。只云馬軍業田亦隨屯田納糧。則事所由起。決爲清查。屯田可知也。弊端灼灼可見者也。今差大臣勘寃。奸人如懼罪狀發露。則巧爲欺蔽。承勘官吏皆彼中人也。奸人羽翼也。畝與證曰。誰實首謀。不過撻拾虛文。陷愚民丐卒數人于罪而止耳。首惡罪魁。隱處靜觀而竊笑曰。朝中真無人也。如將寃彼奸狀。使不蔽覆。奸人懼罪。將又鼓扇愚卒。嘯呼稱變。則雖朝命大臣亦且任其旅拒。爲其脅劫。無可如何矣。善後之策。不可不深思也。大臣此去。如又

辱命。則綱維解紐。列鎮效尤。變故所伏。有不勝其可
虞者也。國勢重輕。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不可不深思
也。竊謂請差大臣。卽宜覆兵科奏疏。開列鎮兵六罪
皆宜究治。奸人扇搆之情。必在勢家。惟勢家巨惡。巧

勞心不敢爲安明其罪而貴之可也

于用術。致愚軍交扇。變自下起。雖都御史亦陷其術
中。不及先覺耳。今宜請 聖旨榜文。通諭各軍曰。呂
經行事乖方。已拏問矣。所興工役。皆停止矣。撥軍養
馬之田。亦照舊給撥矣。幫軍人丁。亦照舊豁免矣。凡
可以厚恤爾貧軍者。皆無所吝惜矣。惟欺隱屯田。致

勢家得利。逼賊虛糧。致貧軍受害。則屯田之弊。不可不查。奸人鼓扇浮言。恐誘愚軍。相率嘯呼。窘辱大臣。掘閉城門。大奸首惡。不可不治。凡清屯田。將以利益爾貧軍。治首惡以別白良善。無俾爾貧軍枉陷于罪。亦所以利益爾貧軍也。爾良善軍士。各安心無恐。奸人大家。欺隱屯田。聽爾貧軍互相舉首。如不肯首。自有別策稽查。只要清出勢家奸人欺隱之弊。于爾貧軍不得擾害。爾軍士慎無恐。勘問首惡。只求情真罪重。數人奏請議處。不許牽扯。駕誣平人。不許枉誣貧

軍凡軍士蠢愚一時不知事由隨衆嘯聚乃無知誤
犯俱不究問爾貧軍各無恐勘問明白朝廷自有
處置勿聽奸人扇惑各安心守法保全身家如奸人
懼罪鼓構愚軍旅拒大臣不伏勘問是怙終稔惡宜
誅討而不赦者也特命戶部將遼東官軍糧銀歲八
十萬俱不給發貧軍無食自相仇怨自相攻擊自相
攘奪勢家巨猾平日雖有巧術鼓煽愚軍抗拒朝
廷至是亦徒自斃無以自保全矣然後命一大將出
師數萬聲罪致討移文朝鮮出兵攻其東朶顏三衛

之夷出兵攻其北。我以大兵扼山海關制其南。彼之粟布金銀妻妾子女。不爲貧軍所攘。則爲夷虜所掠。無以自保全矣。貧軍如慮曰。戶部不給糧銀。遂將無食。誓可攘奪。終亦餓死而已矣。貧軍卽不聽奸人扇惑。以旅拒朝廷矣。勢家奸人如慮曰。朝廷如遂聲罪致討。貧軍攻我于內。夷虜攻我于外。妻子首領。俱不保全。自悔禍不鼓扇。愚軍旅拒朝廷矣。蓋夷虜固不可使之攻我邊境。惟彼旣敢旅拒。朝命則亦將謀通夷虜以抗官軍。如大同之謀者有矣。是故。

先令夷虜攻之所以奪其所恃也先以此意明白喻
曉之彼雖有智者亦不知所以自爲謀也。好人計沮。
差去大臣乃可申其威令。彼中罪狀可覈其實。聖
上操縱之威柄可與時舒卷也。草草布此。惟高明采
焉。一得之愚也。不盡不盡。

與汪中丞書

區處安南

奉違日遠。祇有儲念。何時得面領教爲慰。近承手翰
此書徵致討文南與林次所見相同
如面教。幸甚。淺夫聞執事張皇六師之勢。乃以爲誅

何異井蛙。存中國尊大之體。自合如是。矧亦實事。曾

謂舉全盛中國之力，不能制南鄙小蠻也，特自有中國之體，不屑爾也。湛公論甚得宜，幸審思焉。曰天子討而不伐，有征無戰，得駕馭小夷之體，我可坐策其斃，彼危不自安，國內遺黎，豈無圖其後者，自古英雄之主，如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可謂乘時膺命者也。至惠帝、高宗、中宗、真宗，卽不競，奸雄如曹瞞、如司馬昭、劉裕、至子卽絕。安祿山、朱溫不能保其身，莫登庸、惡浮祿、山、朱溫、篡逆二十年，得保首領，幸矣。子孫可能保乎？不待智者知其不能也，乃亟干與之。詔書。

頌之正朔。俾定僞位。是何爲者也。前日毛仇二公行
生曰。若問順逆。則黎爲順。莫爲逆。三尺童可辯。若問
莫肯投降否。彼則肯降。又問肯納貢否。彼則稽首歸
貢。遣三尺童子持片紙。彼則順應如響。不煩二公行而
後定也。何也。莫自篡竊後。恒懼國人之討也。恒賄通
邊將。爲之請頌正朔。恒汲汲也。彼竊位不奉。聖朝
正朔。猶逆賊也。是故正朔急于乞頌。以定彼僞位。非
一日也。二公今日之行。爲之審曰。孰順孰逆。國人則
曰。黎順莫逆。三尺童子可知也。若曰。孰願納貢。黎莫

皆曰胥願歸貢。一公何以處之哉。毛公不答生言。蓋將推擔子于撫臣。如有錯誤。他日可諉罪耳。且中國所以馭蠻夷。以有紀綱。有彝倫。縱篡賊不誅。又從佑之定其僞位。亂臣賊子焉攸懼。夷戎焉攸瞻仰也。往年羅峰柄事。邊臣已爲納信息。求入貢矣。求頒正朔矣。羅峰斥之。彼求無門。乃怏怏及今。彼時羅峰如肯容之入貢。領詔。金寶不知願入幾何。惟羅峰固拒。乃至今日。莫氏者。蓋汲汲也。今往與之。詔是彼也。昔賄求不得。今不求自致也。非逆賊望外之幸耶。此事如

不審思必貽笑外邦爲後日悔執事幸審圖焉。

上楊遂菴書

圖治

宋朝士夫動擁虛名動多浮議其未見用人多以大
川期之及其見用亦只如此而已矣嘗謂宋儒學問

張江陵亦不喜宋人議論六抵立功立

動師三代而致君圖治之效不及漢唐漢唐宰輔雖

事非宋人所長故有志事功者棄去不顧也

不知學猶能相其君以安中夏而制四夷宋人則高

拱浮談屈事戎狄竭民產以納歲幣苟延旦夕之安

履霜不戒卒覆中夏而後已若此者可諉之天數可

徒責徽欽而嘉祐康定以迄元祐之諸君子可獨逃

責乎。命世豪傑爲能見兆未形。而先機預策。以制數百年。未易測識之虞也。况于事勢顯白。有必至之危。然猶瞋乎莫覺者。謂國有人也可乎。宋朝士夫浮議。甚于戰國之橫議。而流禍之烈。甚于晉之清談。願未有命世大儒起而掃之。今之士夫。動多掇拾其唾去之說。以噍噉之。此士習所以益卑。政治所以益弛。

祖宗之舊章。所以日益廢格。民日益困。財日益匱。大勢日有不測之虞。而當事君子。莫或之省愛也。老先。生際遇。聖明言無不聽。謨無不達。時幾若此。諒不。

輕易失之。世傳三楊入閣。極一時勲名之盛。不知三
北論。雖。黃。亦。有。破。見。
楊壞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晏安。苟且度日。卒

貽正統之亂。昔李林甫死。然後祿山反。明皇卒鞭林
甫屍。謂其釀亂也。三楊肉未寒。卽有土木之扼。律以
林甫之刑。尚可辯說乎。今欲圖治。非痛洗三楊以後
之弊。而上復祖宗之舊。不可也。老臣出處。社稷是荷。

區區潔身。一隅之小節。則卑官下士之事。而非所慕
以爲榮也。韜褊心多病。竟夢無復燕薊之想矣。惟念
老先生必有仰贊。聖明者。故敢附獻其狂愚。舊進

三劄錄貢。倘可采一二。亦芹人之愧也。照恕狂鄙爲幸。

與朱都憲書

築河堤

蒙示及築堤之策。生舟中再熟籌焉。河水自西而東。地勢西高東下。水既順流而下。沙亦隨水而行。水溢于河。則沙注于河。水流愈溢。則注沙愈積。故河水溢溢之後。則沙與河平。自然之勢也。今沿河之東。復築堤以障之。若河水不溢。則此堤之築。無用焉。已矣。害猶未甚。不幸河水再溢。則水勢自高而下。沙亦從高

而流水勢小緩沙亦停淤吾知築一丈東堤則增一丈淤沙亦自然之勢也如東堤不築水自西來或溢于昭陽湖或及滕鄒等縣水既分流沙亦散漫若河東築堤則水或暴至先注于河沙水並行河先飽矣淤塞之患反甚于堤之未築亦自然之勢也若曰築堤障水則西水驟至皆逆遏而納諸河俾中流東趨以達于淮不至泛溢水不泛溢河流自急沙隨水流不至停淤無是理也蓋自穀亭至于沙泗二百餘里河勢凡幾灣曲凡經一曲則水勢一迴水迴則流緩

流○緩○則○沙○淤○尤○自○然○之○勢○也○竊○謂○去○年○東○堤○不○築○沙
注于河。與河平則已矣。今若築堤則堤愈高。而沙愈
積。而運河淤塞之患。不可究言也已。若曰沿蕭豐等
縣。河水上流之地。預築長堤。一以護民田。二以障河
水決潰之勢也。或其可也。惟地利形便。非躬自相視
恐難憑小官下吏淺見輕慮所能知也。惟高明熟計
之。

雜著

書蓄鴨事

復舊制

香山順德番禺南海新會東莞之境皆產一虫曰螻
螟能食穀之牙大爲農害惟鴨能啖食焉故天下之
鴨惟廣南爲盛以有螻螟能食鴨也亦以有鴨能啖
螻螟不能爲農稻害也洪武永樂宣德年間養鴨有
埠管埠有主體統畫一民蒙鴨利無螻螟害焉成化
年間諱都御史不知鴨埠乃所以利農也疑埠主爲
豪戶侵牟小民之利者也革去埠主聽民自畜鴨焉
利細民也細民聚黨駕船于曠莽之地縱鴨踐食農
民之稻大爲民厲官司惡鴨之病民也禁畜鴨歲入

九月、撫巡官督州縣官捕畜鴨之民、然而畜鴨之民以鴨爲命、合黨併力、以拒官兵、或賄諸仕宦之家、爲之淵藪、主官兵如獲畜鴨之民、則民無保家之望、如脫而不獲也、則遁而爲盜、地方遂日多故矣、前守曹仲玉、熟知積弊、因陳巡撫主議、復洪武間鴨埠之制定地爲圖、法極詳密、百世可式者也、吳東湖與曹守不協、竟毀其法、爲父人之利、宜復曹守鴨埠之法、曹守之法、洪武之法也、只查故籍舉行焉、自爾盡善、不須再講求也、曹守鴨埠主、選民有恒產者爲之、謂其

有恒產，斯有恒心也。又畜鴨之地，皆曠漠波濤之境也。小民聚黨，頑不可制，非有恒產之民，頑民不可統馭也。曹守鴨埠之圖，專以弭頑民之畜鴨者，大爲農害。故凡農人之稼，被鴨損食者，專責之埠主，埠主責之畜鴨之民，如畜鴨之民，縱鴨傷稼，可按名責價。由埠有定主，田有定界，不出戶庭，而頑民自不敢肆也。曹守鴨埠之圖，雖以保農稼，亦以禦海賊。故其令曰：凡海賊劫人財，搶人稻穀，各埠畜鴨之民，協力擒捕，如不擒捕治之罪，故鴨埠之法，行海賊亦小戢矣。惟

有司時振紀綱，乃無流弊。


書沙田事

海中沙田

東莞順德香山之訟，惟爭沙田。蓋沙田皆海中浮漲
之土也。頑民利沙田交爭焉。訟所由禁也。善斷者凡
訟沙田皆沒入之。官則訟端永息矣。何也。沙田者，海
中之洲島也。先年五嶺以南，皆大海耳。故吾邑曰南
海，漸爲洲島，漸成鄉井。民亦蕃焉。南海閩邑皆富饒
沃土矣。今也香山順德又南海之南洲島日凝，與氣
俱積亦勢也。頑民利洲島，交利互爭。訟所由禁。有司

所不能斷者也。如遇沙田之訟，卽按其籍曰：爾田何年報稅？如果增報稅額，有益國賦也。按籍給之，永業無籍者，沒之官。若曰：吾所承之業，從某戶某田塌陷，代之承補者也，則姦民之尤也。宜勿聽，仍斷其田沒之官。則姦固難售，而訟亦可省矣。是固聽沙田之訟之策也。故曰：凡訟沙田，皆沒之官。則沙田之訟自息耳。蓋沙田皆海中浮土，原無稅業，是民所由爭也。語曰：一兔在野，衆共逐焉，無主故也。積兔在市，過而不問，有主也。海中沙田野兔之類也。其爭也，逐兔也。沒

皇明經世編

 霍文敏集

卷之四

海中沙田

毛

平露堂

之官。召民承買。而取其價以供公需。絕訟之術也。